

微小说

天已经黑了,章铁把最后一口饭扒拉进嘴里,拿起柜子上的一只手电筒,嘴含着饭往外走。

“天都黑了,还干啥去呀?”媳妇有些心疼地说。

“章老五还在果园里等我呢,说我不去他就不回家,我看看去。”

“你这就不知道心疼你这个伢子。”媳妇再看,手电筒的光已经到大门口了。

月亮出来了,清冷的月辉洒在地上,像敷了一层淡淡的白霜。山村的夜晚静悄悄的,只有章铁的脚步声在路上“嚓嚓”地响着。

正是桃树剪枝时节,章铁不仅是村里的领头人,还是身怀果树管理技术的农艺师,一到这个时节就忙得脚打后脑勺,今年更忙。

村里在外打拼的年轻人,看到家乡成了晚蜜桃之乡,还成了网红打卡地,桃子成熟时节,采摘观光的游客一拨一拨地来,那些桃子变成了“金疙瘩”。年轻人终于禁不住家乡这盛景的诱惑,纷纷回村了。

有些年轻人很早就离开了村庄,对于果树管理一窍不通,这几天章铁集中精力给年轻人传授剪枝技术。从这家桃园到那家桃园,身边围着一群年轻人,他边示范边讲解,不时讨论一番。昨天晚上章老五去家里找章铁,让章铁今天务必去他的桃园看看。前两年剪枝都是章铁带着章

## 春风又绿

(组诗)

商志福

### 大凌河

大凌河一夜未睡  
堤坝上,树林边,田野里,到处都是  
喋喋不休的花,五颜六色

垂柳无措的手臂,左一下  
一群鸟飞过蔚蓝色的天空。右一下  
一群鸭荡起涟漪,又把它搅碎

入海之心又淡了下来,相信长草  
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一个孩童

那就再慢些。春色徐徐,阳光普照  
如果一个人  
可以继续沉在光影里就更加美好

### 滨河路

滨河路公园的长椅上  
我们坐在三两滴应景的雨

不急于起身,不是  
杏花桃花落红满地的忧伤,也不是  
山里红紫丁香才上枝头盛开的欣喜

理解物候的诚实不虛,就像理解  
曾经的紧张与现在的松弛

所有的缓慢与迅疾,都有它的深意  
但凡经历,都蕴含着时间之美

### 春之晨

大凌河的波光,缠住一些野鸭  
它们用鸣叫缠住另一些

桃花用千万只耳朵谛听  
垂柳用千万只眼睛,怯怯地张望

打过滚的小草,刚刚挺直腰身  
就原谅了那些瞬间失神的人

它们用漫山遍野叙述昨夜的春风  
无法言说的浩大与温馨

### 春夜雨

一夜的雨  
使很多东西膨胀起来

一粒遗失在路边的豆子,也不例外  
它挣破了紧绷在身的衣服

它还会在白白的身体上  
挣裂一道缝

还会有一叶小白芽  
探出头来

它甚至还会用绿  
记录这一夜细雨的恩情

本邮邮箱  
lnrbffk2023@163.com

## 桃花盛开的地方

李海燕

老五进行的,今年章老五第一次自己剪,他有点不放心自己。章铁答应他今天下午过去看看。章老五临走又强调一句:“你婶儿明年开春就回来了,如果搞砸了,你得负全责。”章铁一忙起来把章老五这事儿给忘了。

太阳落山了,章铁中午没回家吃饭,这会儿饿得饥肠辘辘,他在回家的路上才看看手机,得知章老五还在果园里等呢,并说,他如果饿死在果园里,出了人命让章铁吃不了兜着走。章铁看见这句话,“扑哧”一下笑出了声。

章老五比章铁没大几岁,是他没出五服的小叔。章老五是家里唯一的男丁,上面有四个姐,娘老子从小到大娇惯他,把他惯得顽皮成性,读书时不求上进,长大了吊儿郎当担不起事。28岁那年才在娘老子的期盼中娶了媳妇。媳妇隔年生了一个儿子,章老五一下子觉得自己的人生圆满了,每天喝点儿小酒,似醉非醉地往老年人堆里一扎,靠着墙根闲聊晒太阳。孩子3岁那年,媳妇一气之下把孩子扔给章老五,打工去了。章老五把孩子往娘老子那儿一送,越发地破罐子破摔了。

章铁那时正带领村民热火朝天地栽种晚蜜桃。那是一场废旧更新大行动,村民废弃了那些果实小或者产量低的品种,栽上了果大外观美、高产又好吃、成熟节点又好的晚蜜桃。章铁是农艺师,买树苗、传授栽培技术,鞋跑坏了好几双,一天恨不得顶三天。等这场更新行动接近尾声时,章铁才发现全村只有章老五一家没有行动。一天晚上他去了章老五家。

章老五正就着花生米喝着酒。屋子里乱糟糟的,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章铁问他为啥不更新桃树品种,章老五“啧”地抿了一口酒,“我没钱买树苗。”

“我给你树苗。”

章老五又抿了一口酒,“你管树苗,还管

栽树不?”

“你年轻力壮的,是缺胳膊还是缺腿?”

“我有病。”

“我看你是懒病!”

俩人又不欢而散。

章铁去了三次没有效果。章老五这人皮糙肉厚没脸皮,但章铁知道他也有软肋处,戳狠了也知道疼。隔了半个月,章铁再次登门,又赶上章老五喝酒。章铁二话没说脱鞋就上了炕,坐在章老五对面,给自己倒了半碗酒,跟章老五的酒碗一碰,一口喝进去一半。章老五眨巴眨巴眼睛,不知道是心疼酒,还是咋的,“我说大侄子,哪有你这么喝酒的?”

“我心里难受。”章铁一副郁闷的样子,拿起酒瓶还要倒,被章老五拦住了,“别倒了,跟老叔说说为啥难受?”

“我老叔,你,混到这种地步,我能不难受吗?”

“我挺好的,你难受个啥?”

“还好啊,我婶儿她……”章铁欲说还休,端起酒碗又要喝。

“你婶儿咋了?”章老五貌似漫不经心地问,但章铁看得出他心里很在乎。

“我婶儿今天在微信里跟我说话,她说……”章铁又打住了。

章老五终于有些急了,“她跟你说啥了?”

章铁掏出手机,打开一个页面,给章老五看。

“咋?你婶儿要跟我离婚,还要带走儿子?”章老五眼睛瞪得溜圆,“她啥意思呀?”

章铁示意他继续往下看。

章老五看完了,脸色由白变红,又由红变白,最后变得垂头丧气。别看他吊儿郎当的,在他心里妻儿是他人生的圆满,更是他的脸面。

“章铁,你得帮我。”章老五可怜巴巴地看着章铁:“她娘俩要是走了,我可活不

起了。”

“我咋帮你?你身体有病,干不了重活,咱这儿哪有轻巧活?”章铁呷了一口酒,无能为力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才有病呢!”章老五不愿意了。

“那天你自己说的有病,干不了果园里的活。”

“我那不是逗你的话吗?你还真信啊。”

“你没病啊?那给你树苗子,你栽不栽?”

“你婶儿都要和我离婚了,栽不栽还有意义吗?”

章铁让他继续看手机。章老五看完,满脸狐疑:“她这是啥条件,我的果园开满桃花,她不仅不和我离婚,还回来?”

“你还不明白呀?我婶儿早就有心回来了,就怕你还和从前一样不上进。”

“我栽还不行吗?”

就这样,最后一片桃园改良品种成功。一晃儿,明年开春,章老五的桃树就到开花结果的时候了。

前边就是章老五的桃园了,隔着一段距离,章老五喊道:“是章铁吗?”得到章铁的答案后,骂了一句:“你这熊孩子,咋才来,你想饿死你老叔啊?”

月亮静静地挂在天上,章老五举着电筒,章铁拿着剪枝的大剪子,只听“咔嚓”“咔嚓”树枝被剪断的声音,在静谧的山野间一声一声地响着。

春天来了,桃花开了,漫山遍野都是桃花的香气。章老五站在自家果园里,兴奋得坐不稳站不安的,一会儿跑进去看看那些娇媚的桃花,一会儿跑出来往那条山路眺望。今天,出去打工好几年的媳妇要回来了。

快中午了,章铁和一个女人出现在那条山路上。章老五站在一棵桃树下,桃花在他的头顶上空灿烂地开着,而他却忘了与来的两个人打招呼了。章铁打趣道:“咋,不认识我婶儿了?”

章老五这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,嘿嘿笑道,“咋能不认识?我媳妇儿呗。”几个人都笑了起来。笑声飘进桃园里,那些桃花好像都跟着笑了起来。

## 搭一段旅程的时光

刘江涛

“旅游媚年春,年春媚游人。”这是南北朝诗人沈约写下的诗句,也是迄今所知“旅游”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的一次出现。中国文字中很早就产生了用以表达旅游意思的词语,如《周易·观卦》中就有“观国之光”的词语,也就是后来“观光”一词的由来,即旅游的意思。大名鼎鼎的《山海经》作为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,不仅记载了几十种旅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解决办法,还记录了百余种野菜野味,简直就是古人旅行生存手册。

相比过去和家人朋友一起出游,“旅行搭子”成了一种新型的结伴旅游方式。旅行搭子通过兴趣连接在一起,因为现在周围朋友的时间很难统一,搭子的好处首先是确定了出游的时间、出游计划和目的地是一样的,所以比较容易组团。

搭子之间有着明确的边界感,不用迁就对方的行程和生活习惯,可以去想去的地方,可以随时说出拒绝的话,互相很少问及个人隐私,彼此之间觉得轻松自在。

搭子并不是现代人特有的现象,古代也有很多搭子。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,俞伯牙遇见了一个能听懂他琴声的钟子期,解读出他志在高山流水,组成了琴搭子。“共君一醉一陶然”,白居易与刘禹锡共经宦海沉浮的万千沧桑,两个人借酒消同一份愁,组成了酒搭子,成为知己。

苏轼有一晚难以入眠便想出去走走,但“念无与为乐者”,就去找张怀民,还好他没睡,于是两个失眠搭子一起夜游,十分快乐。苏轼写下《记承天寺夜游》,让一个空明月夜留下格外的温暖。

梁实秋曾在《旅行》一文里谈过旅游搭子的问题:“真正理想的(旅行)伴侣是不易得的,客厅里的好朋友不见得即是旅行的好伴侣。”他列举了理想的旅行伴侣必须具备的条件:“不能太脏”“也不能有洁癖”“不能如泥塑木雕,如死鱼之不张嘴,也不能终日喋喋不休,整夜鼾声不已,不能油头滑脑,也不能蠢头呆脑,要有说有笑,有动有静,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,听夜雨,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!”结论是:“这样的伴侣哪里去找?”何其有幸,能结识几个可以一起旅行的搭子,虽然并不像一条“活鱼”,也能留下一些生动的回忆。

旅游搭子,就是要一起游览祖国大好河山。所谓搭子,就是主打一个细节领域的精准社交,彼此未必是朋友,只是共同参与某一件事。在古汉语里也有“结伴”这个词。唐朝诗人顾况,在他的《洛阳陌》中说道:“珂珮逐鸣珂,王孙结伴游。”清朝的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写道:“有人亦出,无人亦出;结伴可行,无伴亦可行”,讲的都是结伴出游的关系。

在现代人的社交领域,搭子代表一种介于朋友和同事之间的特殊关系,强调在特定领域内的精准陪伴。搭子成为

一种新型社交关系,是基于某种兴趣爱好或是活动需求产生联系,彼此之间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

古代的“结伴”,今天的“搭子”,都是一种浅社交,一种亲密关系的开始,给亲密关系提供了可能性。不管是搭子式友谊还是结伴的关系,都是在历史传统关系里面存在的,只不过我们现在赋予了它新的说法,而它本质上“精准匹配、定向推送”的实用性一直都在。

之所以搭子式友谊跟我们整个生活产生了关联,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,流动性给我们带来差异,这种差异性很难让人们迅速建立密切的关系,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短期的相处。其实,搭子式友谊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,所以如果能有这样的朋友,也是很幸福的事情。“千金易得,知己难求。”从搭子变为朋友,建立起深厚亲密的友谊关系,还需要双方共同的真诚以待,以长期的磨合来升华友谊。

和旅游搭子相伴的很可能只有一段旅程的时光,大家来自五湖四海,最终又回归到原来的轨道中,有种相遇于人海又消失于人海的感觉,在生活中彼此也难有交集。但是下一次旅行来临时,搭子们又能从各地飞到旅行的目的地。我们既需要长久的稳定友谊,也需要这种萍水相逢的短暂陪伴,留下吉光片羽,彼此点亮生活的色彩。

## 鲁园淘书

宋东泽

“暇日轩眉哦大句,冷摊负手对残书。”此诗常被藏书人喜用,也是淘书状态生动的写照。我喜欢书,尤其喜欢旧书,奔走书肆十几年,聊以自遣,终无大成。风晨雨夕,闲翻存书,不免拾起一段段逛书摊的美好记忆。

沈阳的鲁园,以前叫近江园、锦江公园,后为纪念鲁迅先生改为鲁迅公园,是沈阳一处具有江南景观的公园。公园东侧便是鲁园古玩市场,旧书市沿着水岸一字排开,偶有河风吹来,书页沙沙作响,听着令人陶醉。淘书过后,可约两三位同好,到鲁园茶楼小坐,放下大背包,舒展一下僵硬的四肢,沏上一壶热茶,晒着暖阳,听着舒缓的音乐,检点“战利品”,也有说不出的惬意。

其实,现在购书的渠道和手段繁多,我也喜欢在孔夫子旧书网等网上旧书店精准买到自己心仪的书。尽管如此,我依然钟情于旧书摊。董桥说:“买到一部新书,似乎说不上偶得,在旧书摊里捡出喜欢的书买了回去,这才称偶得,前者是花钱谁都买得到的,是理所当然的事,后者平添一份喜出望外的乐趣。”张中行形容逛书摊犹如钓鱼,钓到多大的鱼,都是未知数,这就充满了一种期待。

买书总是会上瘾的,逛书摊更会。每逢周末,总想到鲁园逛逛。鲁园里古玩杂货居多,真东西不少,但假东西也很多,真假假,考验人的眼力。我一般会无视这些,直奔旧书摊。虽有时不空手而归,但也要捡上几本遮遮眼,聊胜于无,还会自我安慰“买到是运气,买不到是运动”。逛完饿了,吃碗牛肉饭,也总希望再去转一圈,寄希望于又有新的书出现,可以捡到宝。

买书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:用最少的钱购最想买的书。因此,书市逛多了也总结了一些技巧。一是看到好书出手要快。在摊位前迅速扫视,把摊儿上上书看八九不离十,以确定下手的对象,想买的赶快买,回过头来再慢慢地寻找漏网之鱼。遇到好书出手要快,书市有不成交的规矩,东西在手里你才能跟摊主谈价格,谁先拿到手谁就占先机,其余人只能眼巴巴地等,有时慢了几秒钟好书就会失之交臂。二是看到普通的书出手要稳。一般来讲,要漫无目的地先看,大略有了印象后,再去询价。询价时要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,就算看到了心仪已久的书,也要沉得住气,否则被摊主看穿了心思,价格自然跟着飞涨。摊主出价后,要还一个比较离谱的价格,摊主自会与你对价还价。你不满意可以果断把书放下,拍拍手假装欲走。如摊主诚心想卖,便会主动还价。此时仍要沉得住气继续砍价,甚至边走边砍,再达成协议。如果不成,可以小转一圈儿,再杀个回马枪。

逛书市需要学识,更需要功夫。一是要有“腿功”,逛书摊妙在一个逛字,逛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,不是一遍就能穷尽,也不是一时就能看完,它考验你的“腿功”,要能走,能跑,能闲逛;二是要有“眼功”,要在让人眼花缭乱的书籍中第一时间找出心仪的书籍,即使逛得头晕眼花也仍然有一双明眸慧眼;三是要有“脑功”,有时需要当机立断,有时需要沉着稳健,这对人的判断力是个考验;四是要有“嘴功”,要学会讨价还价,高手还能与书友或摊主交朋友。有的摊主很厉害,可称是版本专家或书商信息传播人,跟他天南海北聊会儿天,说不定就会了解书林掌故和有价值的信息线索;五是要有“臂功”,购买的书要能搬运得动,若赶上十几斤重的套书,没有强大的“臂功”是不可想象的。

逛旧书摊也有痛苦的时候。心仪的书转瞬即逝,擦肩而过是痛苦的;望眼欲穿的书,却因无法承受其高价而不得不割爱是痛苦的;苦苦寻求的书籍,却久觅不得是痛苦的。那心情就如同从欣喜的高峰一下跌到失落的低谷,有时可能会影响你好一阵子的心情。这种苦与乐相伴,悔与喜参半,是一种心境,也是一种收获。

从鲁园回家后,心情总是出奇地愉快,坐在书房,沏上一杯浓茶,迫不及待地打开书本,从序翻到跋,夜阑人静时,更觉灯火可亲,疲倦尽失,不亦快哉。我看书的习惯是不动笔墨不读书。书捧起来,只要看到精彩的地方总要圈圈点点,勾勾画画,有时兴致上来还要加批注。一本书看完后将圈线的部分誊抄在读书笔记上。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借书,看书时总提醒自己不要圈点勾画。遇到好词好句,记在日记本上,记得累了,索性便下决心淘到它。

“嗜书好货,同为一食。”买书虽多但并非都能阅读,往往是读书速度比不上买书速度。一本书没等读完,可能新的一批书已到。有时觉得先买着,总有时间去读,日复一日,“积重难读”。时间久了就会形成“读书债”,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贪多嚼不烂。正应了袁枚那首诗:“聚书如聚谷,仓储苦不足。为藏万古人,多造三间屋。书问藏书者,几时君尽读?”读书与买书一样,是真正的无底洞。

“有人为财而死,我们为书而生;人生的终点,不是死亡,而是与书绝缘的那一刻。”这话说得真棒,相信他道出了所有书痴的心声。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